



者

红粉说

HONGFEN
ZHE SHUO

■ 海男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海男的情感故事

海男 红粉说

海男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粉者说/海男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73-013-3

I. 红...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1440号

红粉者说

海男 著

责任编辑:宁宣成 装帧设计:小明 赵建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石栾路4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8.625印张 206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5.00元

ISBN 7-80673-013-3/I·002



海男

80年代初开始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空中花园》、诗集《虚构的玫瑰》、长篇小说《你说开始吧》、《亲爱的践约者》、《信封里的教堂》、《红粉者说》、《只爱陌生人》。2001年7月她的长篇小说系列获北方七省一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目 录

第一章	蝴蝶	……	(1)
第二章	旅馆	……	(48)
第三章	蜕变	……	(89)
第四章	男人	……	(129)
第五章	战争	……	(216)

第一章 蝴蝶

虚构者说

睁开眼睛，作为虚构者的我，在深秋——是我看见蝴蝶的日子。作为虚构者的我，我会带领你前往一个地方，他们在追逐蝴蝶的路上碰到的那场鼠疫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向，我要讲述一个带着蝴蝶标本的女人与几个男人的故事。而现在的我——正置身在黑色的扶手椅上，有巨大的阴影包围着我。对于虚构者来说，只有墙上的蝴蝶标本可以说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普桑子是一个梦游患者。作为虚构者的我最后被一种冰冷的想像力所湮没着，我开始找到了某种佐证，惟有墙上的蝴蝶可以使普桑子的生命向前延续下去。而作为虚构者的我，要让时间倒流到三十年代的某一天早晨，我置身在黑色的扶手椅上，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时间：一九三五年的某一天早晨

已进入三十多岁的普桑子，从早晨醒来后就一直感到口渴。她趿着木屐绕房间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的眼圈发黑，从来都是如此。自从十年前她与耿木秋在南方的那场巨大的鼠疫中被拆散之后，她的眼眶就变成了黑色。就像是被南方那位著名的女巫师所预言的那样，普桑子从此以后就丧失了与耿木秋的联系，连一点信息也没有，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普桑子就再也无法触摸到耿木秋的影子。那位南方著名的女巫师说得很好，她说：你寻找的那个人已经飞往他处，你将不会与他再相遇。就是在这种声音里，普桑子在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逃离了那座叫鸣城的南方。她除了逃离之外，就是背着一只透明的匣子，里面装满了她与耿木秋在鸣城的山冈上捕捉到的蝴蝶标本。所以，十年时间已经过去，1935年的某一天早晨，普桑子的身影又出现在那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里。

母亲在楼下唤道：“普桑子，普桑子，郝仁医生来了。”普桑子的脚在木屐里面抽搐着，她伸出手去，她想触摸墙壁上那只颜色粉红的蝴蝶。她记得很清楚，十年前为了追逐到这只蝴蝶，她和耿木秋才沿着向南的方向行走，他们除了步行之外，就是交换着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骑马或改乘小马车，或者就是追逐着一只蝴蝶的翅膀前行，正是在这种追逐中他们捕捉到了那只粉红色的蝴蝶，同时他们也陷入了一场恐怖的鼠疫之中。就是在那座叫鸣城的南方，普桑子看到了死亡淹没了南方那么多人的生命，就是在四处可以看到尸体的死亡里，在这种逃亡中，她与耿木秋失散了。

母亲的声音隔着一层层的墙壁清晰地传来。普桑子的手没有触摸到那只粉红色的蝴蝶却在空中停住了。十年来，她一直是这样被墙壁上的蝴蝶包围着，所以，普桑子的母亲在她脸上看到了病症，她几天前就对普桑子说道：“你应该见见医生，你的眼圈太黑了，这样失眠下去，你会疯了的。”母亲的话吓了普桑子一大跳，她轻声拒绝道：“母亲，你说得太严重了，我怎么会疯呢？”母亲站在普桑子面前压低声音说道：“你要是每晚上睡不好觉，每晚都在失眠，那是很危险的……”

现在，母亲真的已经请来了医生。普桑子来到窗口，她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她看到了他的黑色西装，他叫什么？普桑子回忆着，她必须把母亲的话重新回忆一遍：普桑子，普桑子，郝仁医生来看你来了。

会见郝仁医生

普桑子回到卧室，从装有蝴蝶标本的小屋中回到另一间房子。这中间，普桑子似乎又重新被十年前的那场鼠疫所笼罩着，除了恐怖之外，她似乎看见耿木秋从一种陷阱中掉了进去。她趿着木屐，声音响动着，木屐发出的声音似乎响彻着整幢房子。在卧室里普桑子拉开了衣柜，要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显然她得换一套衣服下楼去，她不能身穿睡衣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普桑子在这十年的时光中似乎一直望着房间里那些蝴蝶标本，事实上她并不了解蝴蝶的本性。十年前她陪同研究蝴蝶的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纯粹是出于她对耿木秋的迷恋，她当时是G市女子大学的一名年轻的学生。爱上一名研究蝴蝶的人意味着你要与他浪迹天涯，普桑子很乐意这样的生活。她与耿木秋恋爱不久，

耿木秋就说他要到南方去。南方对于普桑子来说是神秘的，而且就像耿木秋所说的那样：只有南方是生长蝴蝶的地方，所以，只有到南方去才能寻找到最为珍贵的蝴蝶标本。而南方之行却让普桑子与耿木秋分离了。十年来，普桑子在那间房子里频繁地出入，她不断地失眠，忧郁症和梦游症相互穿行着，但始终是那些蝴蝶展现在眼前，它们已经不再飞翔，它们是一些标本被她收藏。

普桑子盯着柜里的所有衣服，她的目光停留在那件白颜色的丝绸旗袍上。普桑子喜欢白色的衣服，只有白色可以替代这个被失眠所替代的时代。普桑子从衣架上取下那件丝绸旗袍，她轻轻地触摸着它的光滑、柔软，它就像一条瀑布使普桑子的身体溅起了浪花。当母亲的声音再次传到卧室中时，普桑子感到母亲的声音是焦灼的，她在催促她越过墙壁上那些空洞的被蝴蝶所重叠而起的时光，这声音似乎就像一只雌鸟翅膀的拍击声，它使普桑子意识到母亲正在焦灼中强行地拉她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对此，她的双手终于放弃了再去触摸那白色瀑布中的浪花，它的光滑、柔软只会加剧普桑子的病症。普桑子的病症是这样的：每当她在迟疑之中抬起头来时，每当她的双手和身体被那种奔逃的时空所替代时，她就像被置身在一只蝴蝶化成灰烬时的过程之中，在那轻柔的空气中总是飘浮着一种令她难以忍受的颤栗。母亲经常看见她的身影，她那伫立在空气和阴影中的身体似乎每天都是颤栗的，这就是她表现出来的最为强烈的病症之一。

终于让自己的身体贴近了那件丝绸旗袍，在里面，在最柔软的里面，普桑子的身体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和快感，就像十年前耿木秋的双手抚摸她一样。不过除了抚摸之外，普桑子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耿木秋的身体，他们就被拆散了。普桑子决定就这样下楼去，她要按照母亲的意思去会见那位叫郝仁的医生。

她从楼梯到楼下的过程，是她超越十年时空，穿过那些密集着想象和颤抖的蝴蝶标本回到现实中的时刻，因为有一种现实正在楼下等待着普桑子。普桑子已经下完了最后一级楼梯，她扶着螺旋形的最后一级楼梯扶手，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因为十年来她好像是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她几乎没有到楼下的会客室去会见过任何朋友，除了母亲陪伴着她，十年来她似乎一直在抗拒着任何生活状态。她抬起头来，拐过前面的弯道，就是会客室。她几乎已经听见了母亲与郝仁医生的声音，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也是一个医生的声音，普桑子觉得母亲和郝仁医生的声音都在包围着自己，他们都在集中声音和话题等待着普桑子的出现。普桑子终于从旁边里走了出去，她现在非常清醒，她对自己说，母亲已经把我当做一名精神病人，既然如此，我就去会见郝仁医生。

她看见郝仁医生站了起来，向她点点头，又坐了下去。普桑子坐在母亲身边，母亲介绍道：“这就是我的女儿普桑子。”母亲的介绍显然是多余的，从郝仁医生站起来向普桑子点头的那一瞬间，他就知道了这位身穿白色旗袍的女子就是普桑子。普桑子的目光毫无表情，十年来，她总是这样，除了身体颤栗之外，她的眼睛中没有任何色彩，这也许是她的病症之二。那双眼睛虽然没有表情，但却是明亮的，当她用眼睛看着你时，你会在她眼睛的里面看到某种寂静。母亲对郝仁医生说：“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母亲的意思是说她把一个有精神病的女儿交给了郝仁医生，因为她信赖他，她对郝仁医生寄予着希望。郝仁医生点点头看了看普桑子，她虽然已经三十岁，但你根本无法看到一个已经进入三十岁的女人的三十年的痕迹，也许是她的眼睛虽然没有语言，那目光却是明亮的。在那明亮的目光里，普桑子现在也盯着郝仁医生，她除了看到郝仁医生的年龄之外，她也对郝仁医生寄托着希望，她希望郝仁医生帮助她尽快地摆脱记忆中的那场噩梦，她

希望郝仁医生治愈她身体中颤栗的东西，她最后希望郝仁医生能帮助她进入睡眠。

她刚想说话，她想表达上述愿望，可她听到了枪声，尽管枪声是遥远的，但她知道外面的战争正在慢慢地逼近这座城市。

关于战争

战争从普桑子出世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只不过普桑子居住的城市只嗅到了战争的烟火味。也许是普桑子已经习惯了人们谈论战争的故事，所以，她并不惧怕战争。母亲从她出生后就对她声明道：普桑子，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界，因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坚强。战争在外面进行着，而普桑子似乎从未受到过战争的影响。她出生长大，后来便追问母亲，父亲到哪里去了。母亲对她说：你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他在你未出生之前就到外面打仗去了。从普桑子追问父亲的那一时刻开始，她就知道母亲一直在等待一个人——那就是父亲的归来，只不过母亲将那种等待藏得很深。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母亲仍然在等待，在这样一个战争的世界里，母亲的时光在缓慢地向前移动着，她已经进入五十多岁，她的身体已经在慢慢地变形，但是她仍然在等待。在一个战争的世界里，这座城市面临着海，这座边缘之城除了倾听战争的炮声之外，它仍然是宁静的，所以，这座面临着海的边缘之城才会让普桑子拥有那间屋子里的蝴蝶标本，才会使从南方的那场鼠疫中走出来的她控制着恐怖不再惧怕战争。她惧怕的是记忆中那场南方著名的鼠疫，在那场鼠疫中她目睹的尸体比战争更使她恐惧。她趴在窗口，城里的人早就在传说，外面的战争就要进到城里来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镇静，她觉得母亲说得很对，这是

一个战争的时代。她的肉体似乎已经完全置身在这个时代之外，她并不惧怕战争，她惧怕的只是南方那场鼠疫，是鼠疫使她丧失了对耿木秋的联系，是鼠疫使她患上了母亲所说的精神病，所以，她是所有人中最不惧怕战争到来的女人。

郝仁医生的诊所

郝仁医生给普桑子留下了他诊所的地址，郝仁医生将地址写在了普桑子的本子上，那本笔记本中间有一只蝴蝶标本。普桑子记得郝仁医生抽出笔来往笔记本上写字的时候，那支笔移动着，流畅的钢笔声似乎在一张一缩，普桑子接过来便看到了“南屏街5号”，这就是郝仁医生的诊所，郝仁医生叫普桑子星期一、二、三都到他诊所中去看病。郝仁医生临走时对普桑子的母亲说：“我将用最快的时间治愈普桑子的病。”他对普桑子点点头，他似乎在重复着他说给母亲的话：“我将用最快的时间治愈你的病。”郝仁医生站了起来，他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而且还开了自己的诊所，普桑子目送着他对自己说，而我已经三十岁，我的青春已被房间里那些蝴蝶标本耗尽。

星期一的早晨已经到来，昨晚母亲已经提醒过普桑子，星期一要到郝仁医生的诊所中去。经历了一夜的失眠之后，普桑子在早晨推开窗户时隐隐约约又听到了一阵枪声，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战争，战争总是在枪声中进行的，普桑子对战争的理解仅限于此。他站在窗口，她已习惯在失眠后的早晨站在窗口，当她呼吸到早晨的空气时，她从空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并没有麻木。她将头探出窗外，郝仁医生就在南屏街5号的诊所里等待着自己。她又穿上了另一件乳白色的旗袍，九点多钟，普桑子乘着一

辆人力车来到了南屏街5号。

虚构者说

在我看见她走进郝仁医生诊所的那一瞬间，我感到普桑子的命运将通过郝仁医生得到改变。在这种虚构的到来中，我窗外的雨水下个不停，九月二十二号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今天才九月二十五号，细雨却已经下了整整两天。小说是通过语言——后来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叙述完成的。在小说的叙述中——虚构者是通过那些无法抵御的神秘莫测的命运和细节来完成了一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普桑子在一九三四年的某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为什么要走到郝仁医生的诊所去呢？我想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她是为了进入和谐的幻境，而进入和谐的幻境是为了证实现实的生活价值。让普桑子找到一个医生，走进一家诊所，也就是让普桑子像别的女人那样复述一遍她生活的往事。

星期一的九点多钟，普桑子身穿乳白色丝绸旗袍。虚构者已经讲述过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但战争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进入普桑子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边缘之城，这是一座远离战争的城市，但并不意味着战争永远不会降临，实际上身穿乳白色丝绸旗袍的普桑子早已听到了战争的枪声。尽管如此，她还是像所有的人那样期待着活下去，所以，她遵从郝仁医生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诊所，从她那失眠的双眼中我可以感觉到她是多么希望得到治疗。她有点像一团魂的影子飘到诊所里去，她是郝仁医生迎来的第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人。

精神病患者普桑子

她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吗？不对，除了失眠、颤栗和内心沉闷的叫嚷之外，她思维敏捷。当她坐在郝仁医生对面时，郝仁医生翻开了一本病历册并写上了她的名字。郝仁医生的钢笔是黑色的，钢笔虽然很纤细，但普桑子却看到了病历册上自己的名字很醒目。郝仁医生翻开洁白的病历册，他抬起头来看着普桑子轻声说：“普桑子，现在，你得接受我的问话，你要如实回答，我才能寻找到你患病的根源，这需要你慢慢地回忆。你知道，每一个精神病患者都经历过一种记忆和身体的损伤，你别害怕，普桑子，你的病并不太严重。”普桑子听着郝仁医生的话，自从母亲将她的病称为慢性精神病以后，她就被归纳进了精神病的名单之中，这当然没有什么，普桑子知道百分之二十的人都患有轻微的精神病，只是感到奇怪的是普桑子不是像别的精神病人一样在诊所之外游走，她已经进了诊所，这就意味着她是，或者她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精神病患者了。对此，她微微地点点头，她是怯懦的，就像墙壁上那些斑斓多姿的蝴蝶那样怯懦。

对 话

“你别害怕。”郝仁医生说。

普桑子说：“我不能不害怕，我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就不会到诊所中来找你……”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别害怕我。”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呢？我害怕的是记忆。”

“是的，是的，普桑子，你别太激动，我现在就是帮助你将你记忆中的那些东西说出来，也就是将你害怕的那些东西说出来……”

“说出来，我能那么简单地说出来吗？”

“普桑子，我给你倒一杯水，你先喝一点水，然后再慢慢说，好吗？”

普桑子点点头，郝仁说到水时，普桑子才感到自己的嗓子在发痒，仿佛置身在沙漠中一样，她感到嗓子干燥。

郝仁医生站起来给普桑子倒了一杯水，放在普桑子面前的是一只乳白色的瓷杯，普桑子伸出手去捧住那只瓷杯，她想，这只瓷杯要放在炉火中烧多少天才会变成一只乳白色的杯子呢？她捧着那只杯子，她似乎看到了那团炉火和这只瓷杯的关系。水很烫人，虽然她很渴，但她不能马上用嘴唇接触杯里的水，她掀开盖子，看见了里面飘浮在水中的绿茶，看到这种颜色，普桑子感到嗓子开始变得湿润起来了。

郝仁医生说：“普桑子，现在，把你最害怕的事告诉我吧！”

普桑子说：“你想看那些蝴蝶吗？”

郝仁医生说：“你是说蝴蝶，你问我想不想看蝴蝶？哦，普桑子，难道蝴蝶与你害怕的东西有关系吗？”

普桑子说：“十年前，我与研究蝴蝶的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

“你是说十年前，好，你慢慢说下去……我先问一问你，你为什么要跟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呢？也就是说耿木秋是你的什么人？”

普桑子头一次碰到对她记忆感兴趣的人，而他是一个医生。

普桑子说：“耿木秋是我的初恋，我先是爱上了他，后来也

喜欢上了耿木秋捕捉的那些蝴蝶，然后我就跟他到了南方……”

“南方，我一直想到南方去，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计划。”

普桑子听郝仁医生这么一说低声说道：

“那次南方之行使我们陷入了一场鼠疫之中，我和耿木秋在逃亡中失散了……”

“哦，鼠疫……现在我知道了，你害怕什么？你是害怕那场鼠疫，对吗？”普桑子点点头，一霎间，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她似乎又看到那些无以数计的死老鼠顺水漂流而下，她看到了在河流中漂浮起来的尸体鼓胀着肚皮展现在她面前，而那一年她才二十岁。

郝仁医生看着浑身颤抖的普桑子说：

“别害怕，那一切已经过去了，普桑子，十年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普桑子觉得这是十年来她惟一听到的安慰她的声音，她抬起头来，轻声说：

“我想忘记，但是每到晚上我就会想起那场鼠疫，我就会想起已经消失的耿木秋，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无法睡觉，现在我最害怕的便是失眠……”

“我知道，普桑子，你母亲原来就告诉过我，你的症状就是无法睡觉，普桑子，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你进入睡眠，这需要一段时间……哦，时间，普桑子……我从未碰到过你这样的患者……你的这段经历太残酷……你听到枪声了吗？普桑子，他们说战争快要进入到这座城市了，如果战争到来，你会离开这座城市吗？”

普桑子告诉郝仁医生她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确实听到了枪声，但她的眼睛却没有流露出惊慌，战争并没有使她到达将失

去平衡的极限。

郝仁像是想起了什么，他问道：

“你刚才说我想不想看那些蝴蝶，你是不是说你手中收藏着那些蝴蝶？”

普桑子告诉郝仁医生：“是蝴蝶标本。”

郝仁医生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很想看看十年前由普桑子带回来的那些已经变成蝴蝶标本的南方蝴蝶，普桑子没有说话，在郝仁医生说话时，她听到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

穿高跟鞋的女人

穿高跟鞋的女人已经来到诊所门口，郝仁医生对她打了一声招呼，女人就走了进来。普桑子侧过头去看到了另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嗅到了那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她穿一件绿颜色的旗袍。普桑子听到郝仁医生说道：“我在工作，杨玫，有事我们改日再谈……”那个叫杨玫的女人来到普桑子面前看了看说道：

“这么漂亮的女人难道也是你的病人吗？”

“杨玫，请你别伤害她，她确实是我的病人。”

杨玫说道：“反正，你已经抛弃我了，所以，我这一生要伤害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什么，我就要伤害你什么！”

普桑子站了起来，她不知道这个叫杨玫的女人是郝医生的什么人，反正，她已经听清楚了杨玫的话，普桑子很清楚自己不能再呆下去，如果再继续呆下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她站起来向郝仁医生告辞，郝仁医生无可奈何地将她送到门外对她说：“我会到你家里来看那些蝴蝶的。”普桑子避开了郝仁医生的目光，这是她十年来接触到的第一个男人的目光，她觉得在那目光